

俄韩朝经济合作：方案、困境与展望^{*}

张弛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韩国和朝鲜在不同的战略考量的驱动下，拉开了开发远东地区的宏图伟业。俄韩朝三国不仅各自都对经济进行了初步的设想，而且在跨国铁路修复、电力合作、油气管道的建设以及物流转运项目等四大领域进行了部分合作。然而，受限于朝核问题的影响、三国之间互信的不足、合作排他性的特征以及朝俄与西方国家的敏感关系，俄韩朝经济合作成果寥寥。尽管当前三国经济合作处于停滞状态，但相关各方可以借近期半岛局势出现转机之机，通过推动南北交流重启，引导美、日参与共同开发，与中国共建“中朝韩俄经济走廊”，助推合作重现生机，为东北亚的和平、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关键词】 俄罗斯 朝鲜 韩国 朝鲜半岛 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 张弛，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在独立之初一度采取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但最终失败告终。俄总统叶利钦随即调整外交政策，将目光移向东方，积极发展同东亚各国的关系。与此同时，韩国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北方政策”，主动寻求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和全方位合作。而朝鲜与韩、俄两国南北领土相接，三国在地缘、政治、文化上的微妙关系又使俄韩经济合作绕不开朝鲜。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俄韩朝经济合作成了三方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阐释俄韩朝经济合作的背景与动因出发，通过介绍三国各自的合作构想和实施情况，剖析合作面临的困境，并展望新形势下合作的发展前景。

^{*}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青年课题“文在寅时代美韩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并立’的展望研究”（2017EGJ001）和上海政法学院“一带一路”安全研究系列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海外力量布建研究”（GH1604308）的阶段成果，并得到上海政法学院高原学科和创新性学科团队资助。

一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背景与动因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构想虽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叶利钦“东方政策”的推出,但真正得到三国的共同响应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情。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由于国内经济困难,民族矛盾尖锐,西方国家的援助又“口惠而实不至”,叶利钦被迫转向东方,寻求日韩等远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最初,叶利钦将经营的重点对象定位为日本。然而,直到1992年夏,他发现日俄关系改善障碍重重,尤其是领土争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①,于是将韩国作为了“东方政策”的突破口。1992年11月,叶利钦正式访问首尔,将韩国作为他访问的第一个亚洲国家,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与此相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于重塑东北亚秩序和改善俄韩关系的考量,开始调整对朝政策,不再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来看待俄朝关系^②。俄朝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削弱。而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第一次核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俄朝、韩朝关系的恶化。在此背景下,俄韩朝经济合作构想一度被束之高阁。

1998年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对朝推行“阳光政策”,在2000年成功访问平壤,极大地缓和了南北关系,为重启经济合作创造了关键契机。同时,俄罗斯也开始反思对朝政策,逐渐将一边倒式的对韩倾斜外交政策转变为南北等距离外交政策,于2000年2月和朝鲜签署了《俄朝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尽管新条约废除了自动军事介入等苏朝旧约的内容,但明确了两国在经济、国防、文化、保健等领域的合作^③。普京继任俄罗斯总统后,于2000年7月访问平壤。此次访问是俄最高领导人首次访朝,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这样,到21世纪初,韩朝、俄朝关系的改善为俄韩朝经济合作创造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外交环境。不过,在经济合作的背后,俄韩朝三国却有着不同的战略盘算。

俄罗斯推动俄朝韩经济合作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固然,三国经济合作对开发远东地区、提振俄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更是俄罗斯重拾在东北亚的影响力,牵制中、美、日等大国势力的重要契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

^① 崔志鹰:《俄韩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载《国际观察》1998年第2期。

^② [韩]余任坤:《俄罗斯联邦的对朝鲜半岛政策》,首尔:统一研究院1992年版,第47页。

^③ [韩]李英亨:《朝鲜/韩国与原苏联之间主要外交资料集》,首尔:M-add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410页。

解体后，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而普京担任总统后，明确表示只有欧亚两翼同时强劲，俄罗斯才能展翅高飞^①。普京试图利用远东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吸引中、日、韩等东亚经济强国的投资，重建俄罗斯在亚太新秩序的重要地位。远东开发的背后有深刻的战略布局烙印，蕴含化解美国“重返亚太”压力、加大对日本的威慑和应对中国地区影响力膨胀的三重意义。因此，相较于中、日之类的地区大国，俄罗斯更青睐韩、朝等体量较小的合作伙伴。所以，对于俄朝韩经济合作，俄罗斯自是持积极的欢迎态度。

韩国推动俄韩朝经济合作的目的可以从经济和统一问题两方面来解释。首先，俄罗斯远东地区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是韩国力推三国合作的经济动因。远东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亟待开拓。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进入高油价时代，这对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韩国来说，推动远东开发，既能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又能为企业开辟新的市场。其次，三国合作开发远东能够为韩国实现以它为主体的统一大业创造有利条件。长期以来，韩国认为朝鲜的封闭性始终是阻碍南北交流和统一事业的重要因素。所以，韩国不仅力促南北间的交通畅通，更要在远东的开发事业中吸纳朝鲜人的参与，对朝鲜的锁国体制产生倒逼作用，从而依靠自身的经济和制度优势，吸收朝鲜，最终完成以韩国为主体的统一大业。

朝鲜之所以愿意谨慎地与俄、韩共同开发远东主要是基于政权生存的考量。一方面，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朝鲜国内经历了所谓“苦难行军”的年代。在生产生活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与俄韩进行经济合作不仅能使朝鲜从韩国方面获取粮食、资金等方面的援助，而且能得到俄罗斯的帮助，重启或更新苏联时期老化或运行中断的生产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建设的现代化^②。另一方面，依靠三国经济合作，朝鲜既可以在美韩同盟之间打下一根楔子，又可以通过引入俄罗斯的势力，牵制中国对朝鲜的影响^③。因此，即使朝鲜对经济合作背后韩国的统一计划心知肚明，仍谨慎地响应三国合作，以求度过国内的经济危机并实现政权的传承与存续。

^① 马建光、兰舟达：《俄罗斯远东方向军事安全建设》，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7期。

^② [韩]张惠俊：《朝俄关系的改善：从空洞化的同盟到新的合作关系》，载《中苏研究》2004年第28卷第3号。

^③ [韩]许文英、柳东元、沈昇宇：《北三角关系的变化与持续》，首尔：统一研究院2012年版，第185~186页。

二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方案构想与实际进展

进入 21 世纪后的十多年来，俄韩朝三国围绕经济合作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与磋商。三国经济合作的构想往往是俄韩率先策划，将朝鲜的参与置于合作方案内，然后向朝方抛出橄榄枝。俄韩双方虽然围绕合作方式和具体项目提出了不少设想，但朝鲜的反应始终是三方合作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受制于朝核问题反复纠结和南北关系变化无常，俄韩朝经济合作整体上呈现设想大于实践，失败多于成功的局面。

（一）俄罗斯的方案构想

俄罗斯与韩朝两国的经济合作计划从体系上说属于其东方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自叶利钦完全西向的政策受挫之后，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远东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重要地位。普京继任总统后，俄罗斯的“东向”步伐进一步加快。普京政府在 2000 年制定了一套庞大的介入朝鲜半岛的计划，主旨就是加强与韩朝的经济合作，主要内容包括：恢复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更新其钢铁厂等工业设施；联合韩日帮助改造朝鲜的电力系统；修筑俄朝韩跨国天然气管道，将库页岛的天然气经朝鲜输往韩国甚至日本；将西伯利亚铁路（TSR）和朝鲜半岛铁路（TKR）连接起来，打通韩、日通往俄罗斯和欧洲的大动脉等^①。可见，俄罗斯关于三国合作构想的主体工程包括铁路连接和能源输出两大部分。三国铁路连接会为俄罗斯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双重利益：俄国不仅能使 TSR - TKR 铁路成为世界上最短的欧亚跨境运输通道，增加物流的流通量以带动沿线俄国城镇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加大俄罗斯在远东的影响力，进一步密切与韩、朝的联系，打造所谓的俄韩朝“战略三角”。而能源输出则主要基于获取经济利益和开拓多元市场。俄罗斯不只希望对朝鲜出口煤炭和电力，更试图借道朝鲜，将西伯利亚过剩的油气和电力资源销至韩国甚至是日本，增加外汇收入，并降低对中国能源市场的依赖。

俄罗斯的三国经济合作构想整体上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重政治口号而轻行动实践。虽然自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政府在开发远东问题上表现出积极与韩、朝等东北亚国家合作的姿态，但政策导向性不明确，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例如，俄

^① 张琍瑰：《俄朝韩：把铁路连起来》，载《世界知识》2001 年第 20 期。

罗斯 2002 年推出的《2010 年前远东发展纲要》就充斥着大量的形式化内容，主要目的在于向联邦政府要钱^①。而 2007 年出台的《2013 年前远东发展纲要》的执行更是不如人意，俄政府被迫在 2012 年宣布将纲要延期至 2018 年。在远东开发上，俄罗斯人“迷恋于搞空洞计划”的精神气质表露无遗^②。二是俄罗斯与韩朝的经济合作更多地考虑战略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益。典型案例如俄朝铁路的连接方案上，俄罗斯拒绝了经济和技术上最为核算的“京义线 + 中国东北铁路 + 俄西伯利亚铁路”方案而推销成本较高、客货流较少“东海线 + 西伯利亚铁路”方案，其试图绕开中国的目的十分明显。因此，在俄韩朝经济合作上，俄罗斯的角色是一个倡导者而非执行者，像一个政治家而非企业家。

（二）韩国的方案构想

韩国关于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构想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的卢泰愚政府推行所谓的“北方政策”，试图改变与苏联、中国等东北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北方政策”的促动下，涉及俄韩朝三方经济合作的方案不断涌现。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一次朝核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一度延滞了韩国推动三国经济合作的步伐，但进入 21 世纪后，韩国“北进”的势头再次加强。李明博主政后，提出“新亚洲构想”，主张将韩国的外交关注点从东北亚向东南亚、南亚、中亚等亚洲其他区域拓展。朴槿惠当选总统后，进一步提出了“欧亚倡议”，旨在使韩国扮演陆海桥梁国家的角色，把韩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关注海洋转向关注大陆^③。从地理上看，韩国走向欧亚大陆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过中国“西向”，另一条通过俄罗斯的“北进”。但从“欧亚倡议”的内容上看，“北进”显然成了朴政府的优选，俄韩朝三边合作成为首要工作。后来，虽然朴槿惠被弹劾下野，但继任的文在寅又推出所谓“新北方政策”，基本上沿袭了“欧亚倡议”的思路，寻求与普京“新东方政策”的对接，并称韩国是俄罗斯远东开发的最佳合作伙伴^④。

回顾韩国关于俄韩朝经济合作构想发展的历史，尽管设计了众多项目，但大

① 高际香：《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历史与现实》，载《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3 期。

② [俄] 德·利沃夫主编：《通向 21 世纪的道路——俄罗斯经济的战略问题与前景》，陈晓旭、乔木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7 页。

③ Lee Jae - Yong et al. , *Korea's Mid - to Long - term Economic Strategy for Russia* , Seoul : KIEP , 2007 , p. 161.

④ 王海纳：《文在寅在东方经济论坛发表演讲阐述韩国“新北方政策”》，载 [韩]《亚洲经济》2017 年 9 月 7 号。

体上可以归于交通和能源两类。交通上主要是力推陆上朝鲜半岛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的连接以及海上途经朝鲜东海岸、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地区的“北方航道”的开辟。能源上则试图敷设跨越俄朝韩三国的油气管道和输电线，并试行经朝鲜中转的俄韩煤炭海上运输线。不过，韩国的构想存在较大问题：一方面，韩国的三国合作方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朝鲜的参与成为大部分方案中的预设性条件。从地理上看，朝鲜在俄韩朝经济合作中发挥着枢纽的作用，无论是铁路连接还是管线敷设，没有朝鲜的配合几乎都是纸上谈兵。而半岛局势的紧张和南北关系的反复使韩国的构想屡屡受挫，执行率低下。另一方面，韩国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虽然在三方中，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毕竟国土狭小、人口有限，难以承担主要推手的角色。然而，不论是“新亚洲构想”还是“欧亚倡议”，韩国都将自己置于与中、日、俄等地区大国相似的位置上，强调本国的主导地位。韩国国内的学者坦言，韩国应该走所谓“中间国”道路，发挥一种协调者的角色^①，但韩国政府对合作主导权抱有深深的执着，导致三边合作呈现出一种“小马拉大车”的窘态。总的来看，在三国经济合作上，韩国的角色更像一个理想主义设计师，难以将产出的大量作品付诸实践。

（三）朝鲜的方案构想

相较于俄罗斯与韩国，朝鲜在实施三国经济合作的态度上显得相对谨慎与被动。这一方面是由于朝鲜对俄韩关系拉近的戒心，另一方面也是担忧伴随经济合作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理念会对朝鲜的体制产生冲击。不过，金日成去世后，朝鲜国内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迫使金正日不得不借助与俄韩的经济合作来获得更多的外部援助。21世纪初，伴随着南北关系的缓和，朝鲜对三边经济合作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2000年时，俄韩两国均向朝鲜伸出橄榄枝，试图拉拢朝鲜参与朝鲜半岛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的对接工程。对此，朝鲜也释出了积极的信号。金正日在当年会见到访的俄总统普京时，表示支持两大铁路的连接，并在2008年正式与俄方签署了修缮朝鲜罗津—俄罗斯哈桑之间54公里铁路的合同。在南北铁路的连接问题上，2000年金正日与金大中进行了首次南北首脑会晤后，朝韩两国就跨半岛铁路的连接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协议。除了铁路连接工程外，2002年金正日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时，曾向普京建议铺设一

^① [韩] 朴成男等：《韩国的欧亚合作战略研究：以中间国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对韩国的启示为中心》，首尔：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2014年版，第218页。

条从俄罗斯远东过境朝鲜直达韩国的天然气管道。但整体上讲，朝鲜提出的三国经济合作动议屈指可数，也缺少系统的规划或纲要，基本上仍是根据战略和经济的需要，决定是否回应或如何回应俄、韩两国的合作提案。

纵览朝鲜关于三国经济合作的设想，其特点一是更重视朝俄、朝韩双边合作而非俄韩朝三边合作。以铁路连接为例，朝鲜采取的是与俄罗斯、韩国分别协商的方式，而缺乏对跨俄朝韩铁路整体布局的规划。朝鲜之所以偏好双边合作的方式，背后的原因主要是认识到以朝鲜有限的经济规模参与三边经济合作，势必将较俄、韩居于弱势地位，增加被统一的风险。而双边合作的方式可以使朝鲜利用在俄韩之间的枢纽优势，在合作中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二是朝鲜的合作构想带有较明显的短期投机性而非长期的战略规划性。从动机上说，朝鲜参与三边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以维持政权的生存。如1994年金日成就曾表示，朝鲜之所以愿意修复朝韩间的京义、东海两条铁路线，主要原因就是两条铁路的修复可为朝鲜带来15亿美元的经济收入^①。因此，朝鲜在三国经济合作中扮演着一种投机者的角色，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以小博大，在俄韩之间谋取更多的实质利益。

（四）俄韩朝经济合作的实际进展

自俄韩朝提出各自的三边经济合作构想以来，它们不同程度地以单边、双边或三边的形式来推动部分规划构想付诸实践。至今为止，已经实施的项目主要包括铁路连接、电力合作、油气管敷设和物流转运四大领域。

首先，铁路连接工程主要包括TKR的修复与TKR-TSR的连接。TKR的修复路线包括四条：即京釜—京义线（釜山—首尔—新义州）、京釜—京元线（釜山—首尔—元山）、东海线（釜山—元山—罗津）、西海线（木浦—开城—新义州）。2002年9月，韩朝分别举行了京义线和东海线北段连接工程的开工仪式，但200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铁路建设事业一度中断。2007年第五轮六方会谈签署“2.13”共同文件后，韩朝又重启修复工程，并于同年5月17日实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南北间铁路的首次通车。然而，随着不久后李明博上台实行对朝强硬的政策，TKR修复再次陷入瘫痪，至今难以重启。鉴于南北关系的僵持和朝鲜铁路的老化问题使修复TKR面临资金上的巨大压力（据测算，改良和现代化这

^① AhnByung-min, “Restoration of the Seoul-Shinuiju Line: Review and Outlook”, *East Asian Review*, Vol. 6, pp. 107-119.

些铁道需要至少 4 兆 3 000 亿韩元)^①，韩国转而将本国境内现有铁道的连接与完善作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在韩朝进行 TKR 修复的同时，俄罗斯也分别与韩、朝举行会谈，商讨 TKR 与 TSR 的连接事宜。2008 年，俄朝双方签署了修缮罗津—哈桑之间 54 公里铁路的合同。2013 年，该工程顺利竣工，韩国随即表示有意参加罗津—哈桑建设项目，并称该项目与是否违背“5.24 措施”（对朝制裁措施）无关，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大力推进^②。2014 年年底，罗津—哈桑项目进行了首次试点运营。不过，在经历了三次试运之后，2016 年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使韩方中止了该项目，俄韩朝共同参与 TSR 与 TKR 连接建设工程也告一段落。

其次，电力合作项目主要涉及跨国输电网络的建设。2001 年，俄罗斯专家曾对俄朝电网的连接设计过一个方案，即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朝鲜清津之间铺设 380 公里长的 500 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将电力供给罗先经济特区和清津商业区。据评估，修筑这条线路需要 3~4 年时间，总成本约 1.6~1.8 亿美元^③。该项目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南延伸至韩国境内，使韩国也受益。但该项目面临的难题是朝鲜如何支付供电费用，在 500 千伏线路方案搁浅后，俄方又在 2015 年提出建设 110 千瓦输电线的计划，但该计划后来也没能落实。而俄韩双方从 2009 年开始共同研究电力系统连接的可行性问题，韩国电力公司、浦项重工业和晓星重工业都表示愿意参加俄罗斯电网的现代化工程。韩国主张，即使在现阶段实现俄韩朝三国电网相连仍困难重重，但韩国企业应积极参与俄罗斯远东电力设备的维修与更新，并向远东城市输出韩国的智能电网（Smart-Grid）技术。不过，俄韩电力合作多带有“纸上谈兵”的意味，真正愿意投资建设这一工程的企业寥寥无几。

再次，油气管建设工程旨在将俄罗斯远东丰富的油气资源输往朝韩两国。早在 2003 年，韩国天然气公司就与俄方签订了购买天然气的协议，并讨论了共建输气管道的前景。在线路设置上，目前有三种方案：一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出的，建议经蒙古、过北京，然后进入朝鲜半岛，但据说此方案已被废

① [韩] 韩宪龙：《京义线、京元线、东海线现代化需要 4 兆 3 000 亿元》，载《建设经济》2014 年 11 月 20 日。

② 韩联社：《柳吉在：韩参与罗津—哈桑建设项目主要考虑国家利益》，2013-11-20，<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31120002200881>。

③ Pavel A. Korovko, “Project for Building a 500 - kV Transmission Line Connect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Chongjin, North Korea”, 4th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Forum, *Promot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Northeast Asia through the Tripartite Partnership of the Two Koreas and Russia: Russian Perspective*, July 18, 2005, pp. 55 - 66.

弃。二是英国石油公司提出的，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经中国东北，然后敷设海底管道直到韩国。三是韩国天然气公司提出的，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新义州，最后到达韩国平泽^①。从经济上讲，中韩海底油气管道的建设是可行的，但韩国更倾向于通过朝鲜的油气管道。不过，由于近年来南北关系长期比较紧张，短期内韩国想要建设通过朝鲜的跨国油气管道难以实现。朝俄之间跨境输油管道的建设也一直在磋商和进行中。2002年金正日曾向俄方建议铺设一条跨越俄朝韩三国的天然气管道，但第二次核危机爆发和李明博上台后，朝鲜对管道建设工程的态度转向消极。普京2012年三任总统后，将朝鲜对俄110亿美元债务中的90%予以减免，并将剩余的10%用作能源、医疗事业之用，试图劝导朝鲜回归油气管道建设中来^②。然而，至今为止俄罗斯的“善意”尚未能换取朝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上的转变。

最后，俄韩朝之间的物流转运项目即所谓的“罗津—哈桑物流项目”，是利用俄罗斯哈桑到朝鲜罗津之间54公里的跨朝俄国际铁路，将俄罗斯的货物运到罗津港，再借道海路运到韩国的物流线路。2013年俄韩两国总统会谈时，决定由现代商船、浦项制铁、韩国铁路公社组成的韩国企业联合体以购买朝俄为推进罗津至哈桑项目而成立的合资公司“Rasonkontrans”的形式^③，参与朝俄物流项目。2014年11月底，三国物流项目进行了首次试运行，将4.05万吨俄罗斯煤炭经朝鲜输往韩国浦项。首航之后，该项目在2015年4月和11月又进行了两次试运行，将运量分别提升至首航的两倍和三倍。但2016年年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韩国决定停止罗津—哈桑项目，标志着俄韩朝之间仅存的经济合作项目断绝。朴槿惠虽在2016年9月表示朝鲜停止挑衅则可重启三国合作，但韩国国内实际上已经在探讨绕过朝鲜来探索韩俄合作的新路径^④。罗津—哈桑物流项目在短期重启的前景仍不乐观。

通观十余年来俄韩朝经济合作的各种实践，固然大部分项目都蕴含无限潜能，而俄韩朝三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朝鲜在合作中居于枢纽的位置，没有它的参

① 王世才：《俄朝韩能源合作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载《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韩〕崔泰江：《第三任普京政府的东北亚政策：为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的战略选择》，载《新亚细亚》2012年第19卷第3号。

③ 韩联社：《韩政府决定停止罗津至哈桑物流项目》，<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308002200881>

④ 〔韩〕玄升洙：《韩俄首脑会谈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的意义》，<http://lib.kinu.or.kr/wonmun/007/0001476776.pdf>

与，俄韩难以形成联动。在半岛局势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俄韩朝合作势必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使得三国合作的实践往往不是纸上谈兵，便是昙花一现。

三 俄韩朝经济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构想从产生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相关的实践也走过了曲折坎坷的 10 余年。不过，回顾三国合作的历程，却是成果寥寥。俄韩朝互为邻国，彼此经济结构也高度互补，为何难以在合作上取得成功？笔者认为，以下四方面问题是长期以来制约三国经济合作的瓶颈。

（一）朝核问题的影响

在制约俄韩朝经济合作的各种因素中，首推朝核问题对合作的破坏性影响。从长的周期来看，三国经济合作的发展轨迹与朝核问题的跌宕起伏呈现出紧密的相关性：在 2006 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俄韩朝经济合作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无论是跨南北铁路修复工程的开工，还是俄朝韩跨国输油管道建设方案的出台，都是发生在半岛局势相对缓和的背景下。不过，随着朝鲜进行核试验、退出六方会谈和对朝强硬的李明博执政，三国经济合作陷入停滞。此后，虽然在朴槿惠执政初期，她提出建立南北信任的政策一度使核问题的解决重现曙光；但第四次核试验使半岛重回危局，三国合作再次全方位停摆。在朝核问题上，朝鲜将核武器开发视为政权生存的根本，韩国则将朝鲜核武器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俄罗斯一方面认为朝鲜拥核在战略安全和地缘经济层面对俄是威胁，另一方面却相信朝核问题的存在是俄罗斯介入远东地缘政治的大好机会^①。在这种认知下，对朝韩来讲，朝核问题的重要性远胜经济合作。对俄罗斯而言，经济合作固然是重大利好，但在核问题上也不能将朝鲜逼得太紧，要确保俄对朝的影响力^②。所以，每当朝核危机发生时，朝韩两国就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合作置于对立面，俄罗斯则在经济利益和战略考量中左右为难，使三国经济合作始终受制于朝核问题的起伏，难以形成稳定的机制。

① [韩] 张惠俊：《俄罗斯对朝核问题的立场与对俄合作方案》，载《中苏研究》2016 年第 40 卷第 2 号。

② [韩] 郑韩九：《朝鲜核开发与俄罗斯：俄罗斯的认知与应对》，http://www.sejong.org/board/bd_news/1/egoread.php?bd=3&seq=569

（二）俄韩朝之间的不信任感

尽管俄韩朝三国在合作开发远东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但是朝韩之间的微妙竞争关系使两国都对对方与俄罗斯的合作怀有相当的疑虑。对于韩国来说，朝俄之间的历史联系始终是韩国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俄罗斯的半岛政策目标包括维持和平稳定的局势，加强与朝韩关系和区域合作，强化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和将半岛打造成俄远东的“桥头堡”^①。这些与韩国期待的吸收朝鲜、实现统一的大业多少存有出入。因此，韩国对俄朝合作存有疑虑。尤其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以后，韩国认为俄罗斯的对朝制裁只是象征性的，始终在玩两手战略，希望借机通过与朝鲜的合作扩大本国的利益^②。对于朝鲜来说，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初期“重南轻北”的政策固然给朝鲜留下了严重的阴影，但最令它感到担忧的是俄罗斯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态度。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仍旧认为南北统一短期内难以实现，维持朝韩和平共存是俄罗斯半岛政策的基础；然而，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逐渐表现出乐见半岛统一的态度^③，这使朝鲜对俄罗斯是否会采取“弃朝”政策产生焦虑，对俄韩日益紧密的合作感到恐慌。在此背景下，俄朝合作和俄韩合作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零和博弈，削弱了三国合作的凝聚力，使三国经济合作常因政治考量而受阻。

（三）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排他性

俄韩朝合作的主要区域是东北亚的处女地，其蕴藏的丰富资源和巨大潜能，不仅俄韩朝三国寄予高度期待，也吸引着中日美等周边大国的目光。诚然，俄韩朝在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但三国都不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国内市场有限，难以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三国经济合作若要达到最优的效果，需要拉拢周边经济大国共同参与。然而，俄韩朝经济合作表面提倡开放，内里却带有严重的排他性。首先，朝美之间的对立和俄罗斯对美国霸权的警戒导致两国对美国在远东经济力量的扩张都抱持排斥的态度。其次，俄日在领土上的争议和日韩、日朝历史纠纷使日本参与俄韩朝经济合作面临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最后，俄韩朝

^① [韩] 申范植：《俄罗斯新东方政策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区域权力结构变化与俄罗斯的机遇与挑战》，http://www.eai.or.kr/data/bbs/kor_report/2014082617374550.pdf

^② [韩] 朴政珉：《俄罗斯对朝核问题的战略应对：以朝鲜第1-4次核试验为中心》，载《韩国与国际政治》2016年第32卷第2号。

^③ [韩] 余任坤、赵韩范、金贤泰、徐东洙：《俄罗斯对韩统一公共外交实情》，首尔：统一研究院2012年版，第61页。

经济合作最大的牵制对象是中国。自第二次核试验后，朝鲜对华依赖日深，急需通过强化同俄罗斯的联系与合作，抑制中国的影响力^①。俄罗斯虽然在朝核问题上一直与中国有密切合作，但也对中国在半岛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它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将朝鲜半岛美中两极的权力格局改造为美中俄三极格局^②。韩国不仅非常忌讳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而且也对近年来韩国对华日益加深的经济依赖深感不安。朴槿惠在提出“欧亚倡议”之后，她首先谋求合作的对象是俄罗斯而非中国，可见她想要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来分散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然而，缺乏周边经济大国的有力参与，俄韩朝经济合作难以摆脱“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其成果也就十分有限。

（四）朝俄与西方国家的敏感关系

在冷战时期，朝鲜、俄罗斯与韩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阵营。冷战结束后，尽管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但西方国家对朝鲜和俄罗斯的排斥并没有明显减轻。这使作为美国盟邦的韩国在与朝、俄经济合作问题上不得不顾忌朝、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朝鲜自第一次核危机以来，一直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即使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南北关系有所缓和，最终也在美朝关系重返对立后，再次陷入紧张。而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与美国在欧洲仍维持着较为紧张的对峙关系。韩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地缘上本就比美、中处于更边缘位置，而且美欧与俄罗斯关系一旦恶化很可能会给六方会谈带来不利影响，韩国不能对俄罗斯抱有过多的期待^③。乌克兰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急转直下，不仅使朴槿惠与俄罗斯共谋“欧亚倡议”的宏图伟业受到沉重打击，也让韩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从较长的历史来看，美国的约束一直是制约韩俄关系发展的关键原因^④。所以，朝鲜、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是俄韩朝合作中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出现问题，三国合作即会呈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态势。

总之，朝核问题的影响、俄韩朝互信的不足、经济合作的排他尤其是排华以及俄朝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脆弱是导致俄韩朝经济合作“雷声大、雨点小”的主

① [韩] 朴政珉：《金正恩时代的对俄政策：持续与变化》，载《现代朝鲜研究》2013年第6卷第3号。

② [韩] 申范植：《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在东北亚变化中探索积极的作用》，载《统一政策研究》2013年第29卷第1号。

③ [韩] 杨贤洙：《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与韩俄关系》，载《斯拉夫学报》1998年第13卷第2号。

④ [韩] 洪万硕：《参与政府的对俄政策：探索新范式》，载《中苏研究》2004年第28卷第1号。

要原因。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周边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俄韩朝合作要想取得成功，既要努力创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更要以包容的姿态吸纳更多国家的参与，使三国合作成为促成更广泛的东北亚多边合作的重要契机。

四 俄韩朝经济合作的未来展望

俄韩朝经济合作从世纪之初至今，已经磕磕绊绊走过了10余年。这一合作的过程是以俄韩合作为主轴，吸纳朝鲜的参与为辅助；但是由于在地缘上居于枢纽地位，朝鲜实际上成了决定三国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不过，近两三年来半岛的紧张局势日渐升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多次威胁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朝鲜则以追加核试验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回应，曾一度使半岛局势临近战争边缘。虽然2018年初以来半岛局势出现缓和的迹象，但俄韩朝经济合作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俄罗斯来说，它的朝鲜半岛政策的基础是既要保持区域的稳定，又反对外部势力介入、煽动朝鲜政权崩溃^①。所以，莫斯科在2016年朝鲜两次核试验后奉行“双重战略”：既谴责朝鲜核试验是无视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又反对相关国家借机采取军事行动，以确保俄罗斯的影响力^②。由于俄罗斯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俄罗斯在短期内既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南北间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又在处理俄美关系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期待俄罗斯引导俄韩朝重启合作，很可能高估了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能力和意愿。

对于韩国来说，尽管进步阵营出身的文在寅总统自上台以来积极向朝鲜伸出橄榄枝，并与金正恩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三次南北首脑会谈。但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韩国在半岛局势转圜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韩国进步阵营的许多人士，包括文在寅在内，都有意乐观化地掩盖了各方在无核化问题上的一些重大分歧^③。加上朝韩之间达成的诸多宣言或协定能否落实，既受韩国国会决议的影响，也受总统任期的限制。从长远角度来看，南北关系的改善只走出了一小步，

^① [韩] 朴炳寅：《朝鲜半岛统一中的对俄合作与俄罗斯的角色》，载《聚焦朝鲜半岛》2015年第33号。

^② [韩] 徐东九：《朝核问题的国际政治与韩国的困境》，载《统一政策研究》2014年第23卷第2号。

^③ Nicholas D. Anderson, "America's North Korean Nuclear Trilemm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Issue 4, 2017, pp. 153 - 164.

未来发展仍然变数较大，因而韩国所提出的三边经济合作设想能否顺利执行依然面临很大的变数。

对于朝鲜来说，虽然其在核武和导弹技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增强了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但平壤为了突破内外困境，频繁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等武力展示，一定程度上滞迟了对经济与民生的发展。随着国际制裁效果的发酵，朝鲜国内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这也成为朝鲜愿意向韩国释出善意、重启南北对话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若要根据此认为朝鲜会在制裁的压力下而最终弃核，不仅轻视了朝鲜经济已经具备的最低程度的“造血能力”，而且低估了朝鲜在“拥核保命”上的坚定决心^①。俄韩朝经济合作固然有助于朝鲜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但一旦合作与核问题过度挂钩的话，平壤参与合作的前景恐不乐观。

当然，如要以此而认定俄韩朝经济合作前景渺茫未免有过于武断之嫌。尽管自 2016 年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以来，南北间交流陷于全面中断，俄韩朝三边合作更无从谈起，但随着韩国政权的轮替和主张改善南北关系的文在寅上台，南北关系的转圜在近期似乎见到了一丝曙光。毕竟半岛局势的缓和与朝韩、中朝、美朝首脑会谈的次第实现，为朝韩俄三边合作的重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要继续推动朝韩俄经济合作的进程，一方面要继续促进南北关系的改善，为合作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要拓宽合作对象，给予合作更多的动力支持。

首先，以此轮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为契机，加速推进朝韩关系的改善和和平谈判的重启进程。2017 年朝鲜不仅进行了核试验，且 20 多次发射导弹，而特朗普政府以军事打击相威胁，一度几乎将半岛推至战争的边缘。而 2018 年以来，半岛局势出现明显转圜：不仅金正恩做出了无核化的承诺并拆除了核试验场，在平昌冬奥会期间，美韩也暂停了联合军演，这些都某种程度上响应了中国“双暂停”提议。所以，中国也应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敦促朝鲜信守无核化承诺，帮助它融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要求美韩缩减甚至停止针对朝鲜的武力展示，为促进“双暂停、双轨并行”方案的彻底落实创造条件。一旦“双暂停、双轨并行”的状态能够长期维持，半岛形势将会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将为俄韩朝三边经济合作创造最急需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合作重现生机。

其次，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引导美国、日本的参与是促进俄韩朝经济合作的重

^① 郑继永：《朝鲜半岛需用“阳光”驱散“乌云”》，<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1/11506800.html>

要动力。从三国合作的历史来看，朝鲜和俄罗斯都对美、日参与远东开发怀有高度的警惕，因而难以充分利用美、日的优势资源。三国中，朝韩都不是大国，俄罗斯虽是大国却面临经济、外交困境。同时，韩国又常对俄掌握的战略资源估计不足，寄以期望过高^①，这都导致三国合作面临“理想丰满但现实骨感”的问题。日本是东北亚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又是一个“特殊”的东北亚国家，在区域有着重大的利益。如果排斥美、日的参与，既会提升三国合作的成本，还容易引起美日对合作的猜忌与分化。所以，借助美日的资金、技术优势，引导两国参与合作的进程，将会为合作带来可观的助益，也会使之更为顺遂。

最后，建设“中朝韩俄经济走廊”是有机整合四国优势资源、引领俄韩朝合作走向成功的可行途径。中国与俄韩朝三国毗邻，又是东北亚最大的经济体，既具有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又能发挥经济上的纽带作用。建设所谓“中朝韩俄经济走廊”，能够实现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次振兴，推动朝鲜实现对外开放，助推韩国“新北方政策”，符合俄罗斯的“东向”目标，是一项“四赢”的事业。在2015年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文件中，具体设计的5条路径构想中没有东北亚，可以说是开了“天窗”^②。建设“中朝韩俄经济走廊”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周边合作圈的缺口，而且能以中国的经济动能带动俄韩朝三方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使三国经济合作既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又成为促进半岛和平稳定的助推器。

（责任编辑 陆齐华）

① 马斌：《韩俄贸易的发展特点与突破路径》，载《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31辑。

② 石源华：《“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合作全覆盖》，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2辑。